是梦吧？

我在这香气袅绕中沉沉睡去。你伏过来在我耳边絮语。

那一夜，百合花开了。

# 1

认识阿蕊的时候我 19 岁。确切地说，我们一起度过了我 19 岁的最后几个小时。

为了这个生日派对我费了很多心思。本来还在为地方担忧，正好亲戚家刚刚移民，托了我们看房子。我在母亲那里软缠硬磨了好些时日，总算讨来了钥匙。

房子很大，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楼，屋外是一条种满了梧桐的马路。

高中的同学阿峥说,他要带一个女孩来。他说她叫梅蕊。

不必说阿峥常常会在面前夸赞这个“美丽得不得了”的女孩，光光是那名字就取得有趣，令我想起朱淑真的“年年玉镜台，梅蕊宫妆困”。我私下里疑惑，又是怎样忧郁的女子去配这样忧郁的词句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的好奇心很快被满足了。阿峥那天穿了一套毛涤的中山装，那年正流行这个。一个瘦削的女子站在离他不远不近处，朝我微微笑着。亲切中带着矜持。

你就是梅蕊吧？

我朝她走去，朝她笑。我用似乎已经听说过她千遍万遍的语气跟她打着招呼，一方面为阿峥加一点追求的攻势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她作为这里惟一的一个陌生人不要感到太拘谨。

梅蕊递上来一个包得精致的小盒子和一张卡片，静静地看住我，说：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细细打量着她：白色的布裙子，有一点瘦。一头长发披在肩上，有几根随着风调皮地在空气中游离。她的眼睛细细长长的，是我们所谓的丹凤眼。她的鼻子很直，很高，比起来她的嘴显得有点小。因为个子高，这会儿站在并不高大的阿峥旁边倒把他有些衬小了。还好他很英俊，和她的清秀相配着，倒也是蛮安安静静不张扬的一对。

我接过梅蕊的东西，去拉她的手，才拉住，就发现她的手有些凉。我抬头朝她看一眼。发现她的眼睛里面竟然可以看到我的影子。很亮很亮的眸。

我拉着梅蕊进了客厅,把她介绍给大家。她是很大方也很容易跟人交朋友的那种。微微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，很快就变热络了。反而在她身边的阿峥有些勉强。这也是，本来是他献殷勤的好时机，倒叫另外一些人抢了风光。我暗暗打算待会去

跟我那两个“哥们”打招呼，不要太过分了坏人好事。

晚餐过后我们开始张罗着跳舞。我正在招呼着大家，梅蕊把我悄悄拉到一旁，说， Anita，你的裙子好像有些不保险。我这才想起可能刚刚太疯了，裙子本来就有些紧，大概要脱线了。

我可以给你缝几针的。她小声说，又朝我笑了一笑：很快的。

我们两个便一起上了楼，把自己锁进了卧室。我脱下了裙子，忽然发现自己只穿一套内衣就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很不好意思。她大概也感觉到了，低着头，尽量不来接我的眼光。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针线在哪里。正急着，梅蕊却从随身的小包里拿了针线出来：我最怕“春光外泄”了，所以总是带着这秘密武器。

这是那天晚上她开的第一句玩笑。她的俏皮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她就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手指在裙摆间穿梭着。

我忽然闻见了百合的香味。而且在这屋子里越来越浓郁，弥漫开来。

阿三有问：那时候就爱上了么？一见钟情么？

不知道。喜欢就是喜欢。有的人，相处了一辈子都不会有感觉，有些人见了一面便忘不了。

于万千人群中我只匆匆一回头，
而你，恰巧那时走进了我的视线。

## 2

我去广告公司报到的第一天，欢喜中带着一丝沮丧：没有无忧无虑的象牙塔生活了。朝九晚五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能够生活规律起来。我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了一遍，扔了一些旧东西。发现屋子原来还可以那么宽敞。

比较幸运的是我不用干端茶送水的活，这个公司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，很小，所以每个人必须人尽其用。我的工作是做文案，每天要想些稀奇古怪的句子出来挑动人们的视线。

就这样我们很辛苦地熬过了头一年，公司成立的第十三个月终于接了一个大单，把我们这几个人下一年的生活搞定了。

那天，阿 D，也就是公司的老板建议我们去潮州城好好

吃一顿，让生猛海鲜把这几个月的盒饭味给去一去。

我们一伙人蜂拥着去徐家汇的东方商厦。就在要上电梯的刹那，我看见她从另一部电梯里走出来。

梅蕊！

我差不多是嘴巴和眼睛同时启动的。

她回过头来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。她的长发已经修短。一套淡色洋装服帖地衬着她修长的身材，即使周围尽是来来往往的美女，她的那份与众不同的孤傲与沉着还是在那里耀眼无比。

Anita！

谢天谢地，她是记得我的。

从那个生日派对算过来我们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面了。其间虽然也是听阿峥说起过她的一些事，但因着他的追求终于没有成功而渐渐淡了这个话题。

她朝我走过来，还是那么淡淡地笑着。我忽然有些激动，似乎是失散很久的老友，在不经意中找回来了。

我们立在大堂的一隅简单地就把这三年给回顾了。我告诉她我在做广告策划，她说，自己毕业以后去了电台。现在做晚上的夜谈节目，一个星期三天，日夜颠倒。好容易今天有时间出来买东西，就在这里碰上了。

临走的时候我们互相换了名片，她又很细心地把手机号码抄在了名片的后面，说，这个可以留言，有时候我睡觉会关机，你让我回电话就是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了电梯我才发现，原来她就是报纸上成天在捧的那个“蕊儿”——伴你到黎明的主播。

某个失眠的午夜我决定去听一听那个节目。她一个人在那里接着来自这个城市四面八方不眠人的电话。大家跟她讲述着心事，她用那种不急不缓的语调回答着各种问题。

整整三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短暂的放歌时间，几乎就是她一个人在说话。

她一个人，面对着整个沉睡的世界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去追随她的声音。有时候工作晚了，也会打开收音机，边听边写。我发现不论别人的问题多么重复，她的回答似乎永远在变。惟一不变的，是她那能让你安下心来的语气。

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，这个节目后面有很多的故事，包括那些痴情的男子，会在午夜的大街上等待她的出现。

我发现自己，竟然总是在不知不觉地追随着她的行踪。

可是我始终没有打电话给她。如果不是简好的出现，我想，也许到今天我也不定会用那张名片。

阿三有问：为什么不打电话呢？不想见她么？

有些人，不见你也会惦念着。过去的三年没有见，未来的三年哪怕还是不见，可是阿蕊在我的心里，就像生了根，发了芽，除非把这心生生夺去了，她是永远，永远也不会消失的。

少年时遗落的那颗玻璃弹珠你还记得么？

有风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透过弹珠看见的斑斓世界。

## 3

我正在会议室接待客户，秘书小姐说我有一个澳洲长途。

电话是简妤打来的。

我是去年在为一个客户做企业形象策划的时候认识简好的。她比我大一些，香港人。很小的时候去了英国念书，后来就到澳洲去了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小时候骨头里的风湿太多，要晒晒干。

简好的最大爱好就是五湖四海地流浪，带着她的照相机，和她的两个大箱子。她给很多广告公司拍照片，做平面设计。她说这一行她做得有些累了，所以想改行做影视。

她的电话永远很简短，这次她说，亲爱的，我三天后到上海，咱们虹桥机场见。

简妤果然如言而至。她飘飘摇摇地走出机场，宽大的裙

摆在风里舞得起劲。

我迎上前去一把搂住她，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下抱个正着。

简好的到来无疑给我的生活又添了很多色彩。不管我空与不空，她总是一阵电话打过来，然后假装可怜兮兮地跟我说，亲爱的，陪陪我吧。

我在电话那头只好一阵乱笑。每天下了班便打的去她住的酒店陪她消磨一个晚上。

我带她去那些小吃街吃非常便宜又很好吃的小东西。每次吃完，她就捂着肚子说，完蛋了完蛋了，这样下去长了肚子没人要我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她就又指下一家：咱们去那里瞧瞧怎样？

简妤就像一个精灵一样，不管怎样再平凡的东西，只要被她沾上，就不会安静了。

我们去东湖路的武警会堂楼下的朱蒂酒馆，那是 90 年代初到中期，上海惟一的一个外国人开的酒吧。据说老板是个德国人，而朱蒂，是他的中国太太。

关于这个酒吧的传说版本有很多。关于朱蒂的传说也非常的不同。而那个时候，如果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地下室里面搞些不值钱的干辣椒，干蒜头，配上四周的电视机里播放着黑白老片，而墙角便倚着一些肥胖的老外，身边陪着几个青春多得来不及挥霍的女孩子，再加上疯狂的朋克音乐，那么，一杯普通的啤酒可以卖成一家普通人家一个星期的菜的

价钱。

好在简好不在乎钱。简妤有钱。有些人天生就是含着金元宝出世的。比如简妤。她的家族在这个国家是有些显赫名声的，只是她从来不说，我也不会去问罢了。

我们有一段时间天天去朱蒂，和那个漂亮的小酒保混得很熟。

简妤喝了酒就要跳舞，她跳舞的时候只能用“妖冶”两个字来形容。她常常一个人在那里边歌边舞。周末的时候还好，有很多人会跳，但平时则通常是她旁若无人地独舞。我坐在那里看着她，仿佛在看一场戏。

她伸了手来拉我，我笑笑拒绝了。她手下一用力，我还是被拽了起来，我随着她的身体和节奏扭动，浑身的酒精在燃烧着。

周围的一些人开始鼓掌起哄，那一晚，我们玩得很疯。简妤明显醉了。

我叫了车送她回酒店。到了酒店门口，我发现她一头倒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无奈我只好送她进房间。我帮她小心地脱去外衣和鞋袜，帮她整理了床被，看她睡得香，就悄悄地要往外走。

可是手指还没触到门球，就听见她在后面叫我：Anita，你过来，过来啊。

我折身往回走，一直走到她的床边。

她睁着一对大眼睛看着我：今天留在这里陪我好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还没有回答，她已经动手把我拉近了自己。我顺势在床上坐着，扭头去看她：微暗的灯光下，她的脸迷蒙娇美，长睫毛在那里扑闪着。眼睛里有一汪水在流。

似乎是被施了魔力，我的视线无法移开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发现简妤已经起来了。她在落地长窗前做着健身操。看到我醒过来，她马上停了下来，跑到床跟前，然后拉过我的手，握在掌心里，看了一会，说，起来吧，待会我们去楼下吃早餐。

我去浴室里冲了凉，正在那里擦干头发，她忽然跑过来，孩子一样地兴奋地说，你知道我一早发现什么了么？

我好奇地看着她。

一颗玻璃弹珠！

她指了指床下，说道，是在那里发现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失落的，我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这种弹珠了。

说着她用两根手指捏起了那小弹珠，在指间放平整了，然后伸开手臂让它对着阳光，眯起一只眼睛，朝外望去……

我不知道简好看见了什么，又想到了什么。我甚至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。有时候我更不可思议地想：到底有没有简妤这个人？也许，那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借口，打电话给梅蕊。

阿三有问：对简妤是什么感觉？喜欢么？

喜欢啊。喜欢简好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。

**但喜欢就是喜欢。不能算是爱吧。**

**喜欢，爱——我常常把它们分开的。**

**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**

是海上的泡沫么？
我可以听见你心跳的声音。
再也不会消失，再也不会消失……

## 4

简好在上海住了一段时日，和影视界的一些人搭上了关系。他们想策划做一个系列节目，讲述东西方文化撞击的。

有天她问我，是不是和电台的人也熟？能否代她做一个特别专题。

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梅蕊，连忙说，应该没问题啊。

我挑了个她没有节目的时间给她打了一个电话。故意轻描淡写地问，这个周末是不是有时间，能不能一起出来吃个饭，有个朋友想见你。

她在电话那端爽快地答应了，说，正好那天没节目，可以好好疯一下。

从电话里可以听出她的心情不错。

我们约了在虹桥的台湾火锅城见面。地点是梅蕊选的，到了那里一看，我才发现真的很特别。因为整个楼都是用木头搭建的，到处是些柴禾，干草之类，颇有野趣。

这些年台湾人来上海做生意的多了，这些小店就应运而生，每天总是宾客盈门，给在异乡的孤独人们留一点宽慰。

我们刚到不久，梅蕊就来了。这次她没有穿洋装，换了一套白色的休闲服。一看就是很好的做工和料子。她的鼻梁上架了一副小小的银丝边眼镜，显得多了几分老成和书卷。

我给简妤和梅蕊互相介绍了一下。她们一下子就热络开来，互相寻问一些影视圈里的熟人，还不时谈起一些好玩的传闻，一时之间倒把我这个中间人冷在了一边。

还是梅蕊看出了我的郁郁寡欢，连忙换了话题。又问起一些阿峥和当年参加生日派对的朋友的近况，大家一边吃，一边感叹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。

不知是谁又提议划拳，我们便在那里玩些台湾人的“五，十，十五”的游戏。三个人竟然也喝完了两扎啤酒，我不知道梅蕊原来那么能喝，大家都不知不觉有了些醉意。

喝得半醉中，老板过来跟我们打招呼。他看见梅蕊更是客气几分，一连说了几次“怎么好久不来”，想来她是这里的常客，却也有些时日没来了。

老板特意加了一份兔子肉给我们，那兔肉是野味，是店主从昆山那边的一个小猎场买来的。一尝之下果然鲜美无

比。简妤和梅蕊两个也都边吃边赞，三个女人三下两下就把一碟兔肉给消灭了。

这时梅蕊忽然站起来说要唱歌。我们都拍手去附和她。音乐响起来了，她摘下了眼镜，开始跟着节拍微微晃动着身子，并朝我们这里颔首致意。简妤显然为此所打动，朝我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。我不知道她要暗示什么，也没有心思去猜。我只远远注视着台上的梅蕊，痴痴地听她唱着：

是这般柔情的你
给我一个梦想
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
隐隐地荡漾
在你的臂弯
是这般深情的你
摇晃是我的梦想
缠绵像海里每一个
无垠的浪花
在你的身上
睡梦成真
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
残留水纹
空留遗恨
愿只愿他生
昨日的身影能相随

永生永世不离分
是这般奇情的你
粉碎我的梦想
仿佛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
是我的一生
……

阿三有问：那首“海上花”有什么深意么？

那是蕊儿最喜欢的一首歌吧。以后我听她唱过无数次，在各种场合。

只要我听到这个旋律，就无法不想起她俏皮的模样。那晚她微醉着站在舞台上，轻轻摇晃着，一直摇晃到了我的心里面。

过了好多年以后，我才在偶然之中买到了张艾嘉演的这部“海上花”，原来讲的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。

树上的叶子又抽了新芽，
可是你来过？
飞鸟也倦了，
我要回家。

5

那顿火锅以后，我竟然又是很多时日没有梅蕊的音讯。倒是简妤为了做节目的事情和她常常电话往来，简好说，梅蕊时常提起你，说改天咱们再一起去吃饭唱歌。

其实那时我正忙着恋爱。Andy 已经拿了去美国的签证念博士，虽然无奈我也只能放他走。我的心情恶劣极了，公司的业务又忙得不可开交，渐渐把要和梅蕊简妤她们去吃饭的事情给抛在了脑后。

Andy 走的那天下大雨，一家人赶到虹桥机场送他。面对他的父母和兄妹我无法说什么，默默站在一边，看他应付着各色的亲戚朋友。

广播里不断催国际航班的旅客早些进场，Andy 不时把眼睛瞟过来看我。我朝他笑笑，努力宽慰着他。

临走前的几天我们去新锦江的郁金香吃饭，算是饯别。吃到快结束了，他说，要不，我们结婚吧？

他看着我，孩子气的眼睛。

我说，也许到了美国你会有更多的选择，就后悔了。

他傻傻一笑，说，上海滩上那么多优秀的男子，你又那么可爱，我怕等我拿了学位回来，你已经是别人的女人了。

怎么会?!

我故意斜了他一眼，说，就算是，你也可以抢回去嘛，就看你存心不存心了。

他低头一笑，搅着盘子里的食物，许久才说，你们这些搞文科的人，我是没法跟你耍嘴皮子的了。

顿了顿，他又说，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缘分。

我想，那时候，我已经被他的诚挚感动了。其实在这世界上你会遇到很多人，和很多人产生联系。这些联系，松松紧紧，短短长长，很容易就不见了，或者淡漠了。

而能够留下来的，除了“缘分”，还能是什么呢？

也许就在那一刻，我已经决定日后要和他厮守了。那个永远用最单纯的眼睛看着你的大男孩，在这个世俗得不能再世俗的世界里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

我们订婚吧。Andy 说。

我点点头：我等你回来。等你回来我们到楼上的旋转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